

左文襄公家書

卷下

孝威知之此月中旬各營陸續來鄂二十日前隊起行廿四日親率各營續進適擒逆自宿松折回竄擾黃梅廣濟蘄水蘄州等處湘軍彭杏南戰歿亡失極多賊蹤日夜上竄徑抵黃陂時則吾軍前隊已抵灕口一日矣廿四日申刻吾率各營行抵灕口廿五日發馬步探至黃陂及楊店雙廟一帶則賊又於先日東竄黃安矣見又確探賊蹤以定行止如賊由黃安竄豫則我軍由雲夢德安以趨襄陽否則暫駐數日察其動靜以定行止蓋軍行雖指秦隴途間無避賊而行之理而鄂軍屢挫士氣不揚譚竹翁曾沅翁亦堅留以資鎮壓義不可遽去也此起彼擒逆之悍由僧多敗潰之軍被擒擄脅勉從恐不邀曲貸遂蒙面喪心反戈相向其中三盟黑龍江之人居多習騎耐戰宜非湘淮之軍所能當湘以剿長髮之

技剿捻淮以剿常捻之伎剿此捻故均作敗局我所以擬車礮一式者實早慮此將士不知此賊伎倆銳言亟擊爲宜而於車礮多嫌笨累昨聞湘淮屢挫始肯練車礮習車營或不至如湘淮之失算乎爾等去後余少五先生余三表伯恢九伯父子及陳二先生等來營均各有所贈遺未留營也此外舊識來營者亦頗應接不暇吾腹泄如故復茸均按日服食不見火證足知吾衰馬隊車營一變南方兵法事甫創始全賴知其意者爲之教練始能避短用長車營賴馬莪園馬隊賴喜桂亭而喜頗不爲時論所與也其教戰養馬則實有所見軍中服之此外僚佐均尙和協能分任吾事藉可藏拙節勞爾輩可毋我念在家讀書養母經理家務勿濫交勿爲習俗所染謹身節用自有得處識之 丁卯二月廿六日灑

口行營

筠心夫人覽者得四月初六日書具悉家中近事平安甚慰客懷
屯灞口德安均無戰事所到官民均恃以爲固四月初一日擊賊
隨州僅小有斬獲以賊見礮車卽走不回拒也初三日淮軍到德
安我軍由隨州棗陽趨襄陽初八日抵樊城趕雇車馱今十二日
矣所雇購者不及一半適捻賊敗楊鼎勳之淮軍復由漢黃竄安
陸意在乘虛渡漢渡漢不得則由襄棗以竄豫也我軍又須回戈
擊之今夜月明時潛師夜起結營峪山八條岡擬仍合長圍困之
幸秦捻爲劉提督松山黃道鼎所敗勢已大蹙隴回亦多乞撫我
緩入秦隴亦無害也鄂中大旱秧田枯拆首種不入民間日夜避
兵唬呼滿道深可傷憫我之遲回於此亦欲爲中原銷此巨患耳

試館已動工凡工師工費賞犒之需少從寬裕俾樂於從事孝威主之不必問之二伯家下事一切以謹厚樸儉爲主秋收後還是移居柳莊耕田讀書可遠囂雜十數年前風景想堪尋味也 四月二十日樊城書

孝威知之前由驛遞去一緘計已得達以後日去日遠不能常寄家書可不必念我致以無信爲平安耳捻逆擾鄂賊馬我步賊速我遲故常不相及我軍一擊之隨州一擊之棗陽未及痛殺以賊見卽絕叫狂奔毫不抵拒也車礮之制足制騎賊有餘然縱擊窮追非馬隊不可昨見岳忠武傳其與李成戰於襄陽示王貴牛皋以長槍步卒擊其騎以騎兵擊其步正與見在所用陣意相近我軍車隊旣精再得所調塞馬輔之賊不足平也可見古今事理並

無二致讀書增其識解治事長其閱歷自少差謬豈獨兵事然哉而曹勉之抵樊後因購雇車馱極其勞費而仍不能成行兵燹之餘物產彫耗頻年調發旣數民不能堪加之車夫騾夫多是花門種類彼畏秦人讎殺不敢西行故難於應手甫有頭緒卽率之以行克帥今日由此趨老河口取道荆紫關以指藍田我率各營由此取道宛洛以指潼關大約月餘日始可會師秦中尙恐沿途有戰事耳賊悉趨豫將竄山東秦捻亦正思出關來會回氛仍熾穆將軍權督篆專主撫回 廷議亦頗右之撫局太早終非了局厚庵臨卸篆又有擊河狄之舉恐無勝理此與劉霞仙臨去復以兵事自任同一機軸事權將歇復作努力向前之勢人其從我乎關隴捻回並擾之外又有游勇之害卽所謂江湖哥老也用勇丁之

流弊必至於此近日淮寔各軍殊爲可慮

淮軍尤甚

自冬徂春亢旱已

甚燕豫秦晉西蜀楚北皆然不知天意將何爲也試館規摹一切均聽二伯主持家中各事爾須妥爲料量毋貽我憂少交游勤工課敬慎儉約爲諸弟先此外無多屬二伯父處未及作信可以此送閱我服獲茸丸精神甚好惟腹泄不愈近時酒興大減亦不能飯也 五月初七日樊城營次

孝威知悉樊城一月至靈寶酷熱不可當前月十七八本月初四大雨連朝又爲泥淖所苦師行之艱至此而極師進潼關克帥進武關高果臣飭由蜀河口進引駕回三路並進聲威頗壯狡賊本欲東竄豫州聞大軍且至恐扼於穀函藍關隻輪不返則竄同郡圖渡河竄晉又爲劉壽卿所敗現復西竄 朝命兼制晉防擬於

潼關小憩數日察其動靜圖之我與克翁果臣分三路地勢尙合
入秦以後穩紮穩打或望得手也回惠斷非剿撫兼施而又能攻
其心不可所出之示錄寄一閱手此告爾等毋我念 六月十三
日行營

雙

銜示

大軍西征由秦趨隴

殺賊安民良善毋恐

擒寇縱橫害吾赤子

剿絕其命良非得已

多殺非仁輕怒非勇

誅止元惡鉏必非種

凡厥平民被賊裹脅

歸誠免死禁止剽劫

漢回雖殺事起細微

漢禍旣慘回亦無歸

帝曰漢回皆吾民也

匪人必誅宥其良者

使者用兵仁義節制

用剿用撫何威何惠

告諭吾民俾曉吾意

勿比匪人以死爲戲

大軍所至如雷如霆

迅掃郊甸遠征不庭

筠心覽之已作書由驛寄來計已先到今因艾生回湘復作此寄
上時事殆不可支自入關以來無一事順手已知其必有異矣幸
山東諸捻已將剿盡或可暫救目前然淮勇本卽捻逆其剽悍斷
不能改陝甘土匪潰卒回匪到處皆是川楚哥老亦然督撫多用
庸才亂何由定此行不但欲清河北賊亦欲於軍事之暇請 陛
見一詳陳之然非戰勝則言不足重也霖兒兄弟總是讀書家居
爲是斷不可令作官致自尋苦惱

屢飭爾家居奉母課弟毋急求仕進何竟忘之昨接爾伯父書言

爾母臘初脚氣大發初八日後病勢增劇至十七八等日險證層
出醫言脈絕不可爲矣爾伯父乃遣人追爾折回至二十二三日
連進葠茸大劑漸有轉機爾伯又諭令爾安心會試勿須回也我
前接爾北上之信卽馳書王若農請其極力阻止折回其時未知
爾母病狀并怪爾母任爾妄動致違我教想爾途間接到此信必
已折轉又恐爾或已到京故作此請夏芝岑與爾閱爾如尙在京
斷不准會試卽暫住候我信到再動身南歸 戊辰正月二十五日獲
鹿行營

初六日行抵望都接爾前月二十八來信知爾竟抵都中安頓會
試矣不意爾竟敢違我訓飭如此前因摺弁來京曾寄一信與爾
亦料及爾伯父及王若農追爾折回之信或未接得故姑作一函

交夏三兄與爾閱想湖南家信亦必續到此時亦無可諭知者惟盼爾母能康復如常爾倖免爲罪人耳我因捻逆渡河憂憤欲死故恩遽率五千步隊前來當啓行時已疏陳入直亦料逆賊過晉豫後必入犯畿甸晉豫無足當之直隸亦然不忍不來不敢不速也此行必前驅殺賊以求心之所安利鈍舉非所計爾斷不准入闈赴試天下有父履危地母病在牀而其子猶從容就試者乎汝安則爲之矣初六日望都行營諭不會試亦不必來營來營徒添我累又囑

孝威知悉覽爾二月十四日信知爾因母病焦急擬由天津搭輪船回去此亦人子天性所應然惟天津輪船斷不可搭爾但知前年閩中搭坐之安逸不知彼係雇坐又得黃丞照料故能如此若

此次南旋搭坐苦惱必不可堪徒增吾憂前函欲爾俟諭再行者

原以東道西道均不可走而輪船又斷不可搭也爾何不體之爾

母病正月初六日復發一次端姐與旋復平善暫可無它爾不必

着急謝廖伯兄來都散館曾詢我子重似可令其會試我已諾之

廖伯名維藩岳州人性行肫篤君子人也爾可以師友之間待之

捻逆經各軍痛剿兇焰頓衰吾自十一日出保定後日日冒險馳

驅僅十四日接仗一次蠡縣清苑之間昨二十三日接仗一次肅甯

追至蠡縣過其犯河間也然均未能痛殺昨日獲賊訊供賊蓋以桂亭馬隊盡

付劉郭隨身無馬也然必親臨前敵無疑近十日來晝夜騎馬奔

走如健兒尙不甚憊幕中如子儁淀生諸人無不馳馬者亦不獨

我之耐勞以局勢論蕞事當速惟 朝廷不過於督責斯可耳此

事畢吾當乞身斷不再入宦場矣 二月二十五日蠡縣行次

孝威覽之戰事尙爲順利諸將士忠奮異常此 國家深仁厚澤

所致非統帥能激厲之也賊勢剽銳殊甚遇堅軍則轉瞬卽不見蹤迹遇瑕軍則有隙卽入亦不及招架非長毛所能淮軍自命熟諳情形而郭楊十六七之戰傳聞異詞詢其逃去之卒頗悉其概爾不可以此告人恐聞者勃然嫌隙必開矣爾年輕學淺無閱歷凡事以少開口莫高興爲主記之記之各軍雲集兵勇騷擾頗甚而直省民風之兇很尤世所罕聞吾憂殺機方動未能驟止也道途劫殺之案日出日奇爾將來南旋須候我諭斷不可大意亦不可坐輪船爾如赴會試亦可但不必求中進士功候太早本無中理且科名亦易干人忌也謝麐伯庶常天性純篤每言及 國事

艱難輒涕泗交頤所謂袁安之每念王家自然流涕也其人學行可爲爾師同鄉中會試寒士可暗地查明告我孝寬主事照可領回此次爾亦可捐行走 三月初一夜正定行營此是來往第三次也

孝威知之日前接爾信得悉一切爾母病宜人獲爾旣欲買取吾不惜此重貲惟須臾真能辨別者同其覓購能得一兩亦足矣祖母

病時急需好棧無錢買取吾至今以爲恨故不欲多買也託子儁兄致書號友挪銀應用買棧

之外以百金作南旋盤費餘均作下第寒士盤川先不必說臨不時親送之不

可浪費分文致違我教周瀛橋無令問其窮苦當由自取爾於此輩宜慎所與也爾捐行走二弟領主事執照均可於此次辦之

三月二十八日大名行營

孝威覽之今日吳橋營次有平江朱孝廉承基遣人來尋朱副將
德樹借銀不知朱副將在陝未來也詢知湖南會榜中十四人不
知其姓名爾所錄寄試稿首作尚可次三不佳詩有稚句不中爲
宜斷不可發下第牢騷惹人訕笑反求諸己可也况爾已蒙 恩
得官更不當與寒士爭進取孝寬三月中旬書來言爾母服獲茸
補劑漸望復元惟足腫未愈家中大小均吉可無罣念爾可不急
出京以沿途游勇惡團到處皆是無法無天行旅時有戒心如已
出都則暫於保定客店住歇旬日見張廉訪號正軒向其詢軍行進
止作信請其發遞以便營中遣人來接軍行無定不得不如此信已
致張廉訪并得其回信照辦切勿躁急以貽我憂賊由津折竄而南已入山東
境我軍緊追十一十二十三連獲勝仗我亦卽率師南趨武定東

昌之間東阻大海南濱大河西阻運河見值黃運交漲積潦縱橫

北則各軍兜勦

劉張
宋

馬隊總之機局湊拍或可於此間了卻李丁

英均防黃運我軍主勦不敢稍有諉避也 四月十八日吳橋行

次

孝威知悉會榜未發以前曾兩次寄信未知何故未到頃夏筱濤
附來爾一信係四月初二日所發不知何以遲遲始到前一信令
爾榜後在京寓小住候我遣人來接嗣又寄信交平江某孝廉專
足之便帶去令爾到保定後請張正軒廉訪派人護送來營或在
保定小住候我遣人來接昨張正軒來營據稱已令首縣四處探
聽并無消息想尚未出都不知何故見今兵勇滿途直隸民團習
爲劫殺屢釀巨案行旅時有戒心如保定道上亦不好走或卽附

家書下
妥便到天津與夏筱濤同住看勢行事或由水陸到連鎮行營見
面或徑由天津託夏筱濤搭輪船至上海再由上海南旋亦可賊
勢已蹙如事機湊拍則兩月內當可蕆事耳 閏月十四日連鎮
行營

連鎮在景州吳橋之間距天津不過二百數十里

同鄉下第寒士見則周之爾父三試不第受盡苦辛至今常有窮
途俗眼之感爾體此意周之爲是但不知阜康號友能多匯數百
金否吳子儁假歸此間無人寄信號友也王師所託之濮君非所
素知不敢奏調可婉謝之陳芝楣少君已入營當隨員綿師如問
及可告之師門應盡禮如有餘自當奉致薄少但須一律耳周荇
農信來爲其少君捐官告幫意欲二百金可否以百金致之我忙